

編後記

林佩蓉

走到第21本的年鑑編後記，揣測著這數字，對於每一年看起來做「相同」事的我們而言，有什麼意思。數字代表著消逝的光陰、經過的時間、累積的能量以及堆疊的遺憾。編輯小組進入10月後，看著離出版還遙遙無期的進度，就開始吃補，把心臟養肥、養壯的補藥，我則開始讀詩，現代詩，把自己丟到那不斷被淬練、精簡過的文字裡，企圖消除心中的擔心與恐懼。

本年鑑開始編纂時，也完成了新任編輯委員、顧問的聘任，擴增以往的規模，儘可能在每個台灣文學系所中聘請委員，期待能透過這樣的方式，讓年鑑的出版內容及訊息，至少能讓台文人了解，非常感謝委員顧問的支持。在內容部分，依循慣例，境外的亞洲如日本、韓國、歐美洲如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研究台灣文學的，以兩年一次為主，故將在2017年度刊出。

此外，因應屆滿20年20本的《台灣文學年鑑》，在新的「1」出現之際，我們以「特稿」的方式，邀請前國家圖書館退休編纂張錦郎老師撰文，內容完成後，題目訂為〈台灣文學年鑑20年觀察報告〉，這是年鑑第一次刊登張老師的文論，然而從本館接手編纂的12年裡，每一本都有與張老師往來通訊、請益的紀錄，這些內容終於得以用專文的方式呈現出來，但這也對張老師產生了壓力，但我們總互相用「怕什麼……（以下省略很多語氣詞）」彼此打氣，在話筒的兩端，張老師緩緩地說著每一個可以在改善的地方，我們在這一端，拿出年鑑專門本子，振筆疾書，這是何等幸福的事。為了這篇特稿，他有三個月的時間足不出戶，在書房裡，成日與20本年鑑相對，手上記錄整理的超過所寫出來很多很多。特稿不限字數，至今還記得張老師交稿的那一天，在電話裡說：「我要穿上鞋子到台北市區去遛達遛達了。」這篇將近四萬字的文稿，是編輯小組對張老師的依賴，也是編纂的指南，這部評論、觀察20年的年鑑編纂內容及其優缺，也是一篇苦口婆心的心血文，衷心期盼，《2016台灣文學年鑑》能抓住所有編纂工具書、撰寫文學觀察者的目光，這像是大力水手的菠菜罐，一打開，服用，就可以增強許多力氣，然後我們會一起發現，文學編輯、文字應用、工具書的編纂，真的馬乎不得，這有其學問也有許多細節，並且需要對自己吹毛求疵，不斷比對再比對。

另一篇特稿由淡江大學楊宗翰老師執筆，他是台灣文學年鑑的支持者，也在學界、出版界提倡文學工具書的重要性，他的〈台灣文學年鑑20：新起點與再出發〉，點出了我們在概述上的體例不一，也提出發展年鑑學的必要性，而這也曾經在2001年到2004年承攬《台灣文學年鑑》的靜

宜大學，前館長鄭邦鎮教授，所提出的概念，鄭教授也實際在學校開班授課，而後在李瑞騰教授的主編下，提出這樣的想法，楊宗翰老師的呼應，包括召開研討會等，都是將年鑑擺放在學術研究的脈絡下，也是對年鑑學的開展，持續的期待。

其實今年收稿，產生了許多困難，有臨時無法交稿者，也有千鈞一髮完稿者，但我們總算都將這些稿件安排到位，對於無法再等待或者被遺忘的文稿，幸有蔡惠名、吳禹中，以及編輯小組成員的化身，日以繼夜的拼讀資料，其實也是因為平日的累積，方得以在短期內完成任務，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。

年鑑出版了，我們越來越勇敢，勇於面對出版後，被閱讀後的批評，因為我們知道，有批評才有進步，出版才有意義。